

Pierre Mailland 原著
石坤琳譯述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

商務印書館印行

Pierre Maillard 原著
石坤琳譯述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國三十五年八月重慶初版
國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初版

(33411 滬報紙)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一冊

FRANCE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Pierre Mailand

原著者
譯述者

石坤琳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分類號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譯者序

法蘭西是一個有着光榮的歷史的國家，她一七八九年偉大的革命，至今仍是民主政治的先導。她「自由、平等、博愛」偉大的傳統，至今仍是各國人民心底的呼聲。

法蘭西歷史是一部不斷奮鬥的歷史。她的生存不斷受到她的隣邦德國的威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她抵抗侵略是成功的。可是在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她不幸失敗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她受到了最重大的打擊。納粹的鐵蹄踐踏着法國的土地。維琪政府是一種恥辱。法國人民在黑暗之中。

法蘭西失敗的原因說法很多，而本書指出者是最基本的。在一九三九年，誰都知道法國較德國遠為衰弱。法國人力的不足、社會問題的嚴重、知識與道德的墮落、國際政策的錯誤不用說。法國最不幸的，是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工業並不十分發達。歷代統治者都想以農業經濟來保障社會秩序的安全。不知這種農業經濟，只會引起軍事方面的疲敝。因為在現在鐵的工業化的時代，農業經濟是不能應付戰爭的。

然而法蘭西的失敗不過是戰爭中的插曲。她是不會被從世界地圖上永遠抹去的。不管是德人怎樣的殘暴，不管是賣國者怎樣的無恥，法國人民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所以當戴高樂將軍在

敦倫號召抗戰時，法人就聞風響應。當盟軍在法國登陸時，法人即起而擔負解放祖國的責任來。這是一種偉大的法蘭西民族精神。黑夜已是過去，黎明已是到來。於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誕生了。

最後，要附帶聲明的是，本書原名「法蘭西」，並且最後一章係譯者所加上。這也許不算十分多事吧。

譯者

目次

譯者序

- 一 一九三九年的法蘭西及其帝國……………一〇
- 二 法蘭西的命運……………一〇
- 三 法蘭西人民……………三〇
- 四 法蘭西思想與文化……………四〇
- 五 法蘭西的人力與國際政策……………五六
- 六 法蘭西落後的農業與工業……………六五
- 七 法蘭西社會的危機……………七三
- 八 法蘭西知識與道德的墮落……………八三
- 九 法蘭西的失敗……………九一
- 十 法蘭西在德國鐵蹄之下……………九九
- 十一 英國與法蘭西……………一一四
- 十二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誕生……………一二〇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

一 一九三九年的法蘭西及其帝國

法蘭西共和國在一九三九年，約有四千二百萬的居民，包括三百萬的外人。這時她的人口，並沒有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數字，雖有收復的阿爾薩斯洛林的一百九十萬居民，與少數外國的移民——兩者補償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量的流血。總之，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三九年間，她人口出生的數目僅可抵銷死亡的數目。

法蘭西本部佔有面積二一二、六六〇方哩。她的人口密度，低於有四千五百萬的居民與九萬方哩的面積的英國二倍半。她在面積方面是歐洲的第二位國家，在人口方面却是第五位。她在農業生產方面，次於蘇聯。她在工業動力方面，在德國、英國與蘇聯之後。

由於是一個帝國，她的資源便不能和那些少數的大陸國家相比較。法蘭西殖民地帝國，佈於四大洲上，在面積方面（五百十五方哩）是世界第二位最大的，在人口方面（約六千三百萬）是第三位。它最廣大的區域在非洲的大沙漠，最富庶的地方靠近海，即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達荷美（Dahomey），象牙海岸（The Ivory Coast），塞內加爾（Senegal），西

印度及印度支那等地。

法蘭西在歐洲的地位，她相對低的人口，加以法國大革命傳統的原則，決定了法蘭西共和國的殖民地政策。政行上應限制這種政策的濫用。法國的行政，大抵在維持自由原則的效力，並鼓勵正統的意願，而保護白種人口，對抗過多的有色人種。

結果是全部殖民地帝國，對法蘭西十分忠順。這種國民的忠順，經過歐洲的失敗猶如此完整地保存着，既不是中樞的削弱，也不是德義的侵略所引起的擾亂，能夠動搖他們的愛國心。不論在維琪或自由法國統治之下，共和國殖民地政策的實施是堅持的。

最偉大的法國殖民地行政官，李奧旦(Lyantey)，曾留給法國說明巨大政策的一句話：「法蘭西是一個一萬萬居民的國家」。

這句話不僅提醒帝國的資源。它警告着法蘭西，此後她在歐洲的地位，將大半依賴她帝國的開發；她僅當做一個大陸國家，已不再享受她許多世紀來歸功於她相當大的人口之特殊地位。它又是對法人褊狹主義的一種挑戰：一種特別的褊狹主義，因為法人常常想到的是歐洲，而大多數的法人，不很知道他們的帝國。然而一八七一年在歐洲的大失敗，在法軍裏發展了一種帝國意識。真的，這種發生於大陸威脅結果的意識，產生了一種與他國極不相同的帝國思想。對於法人，帝國所造成的人力，與它的經濟資源同樣有價值。即在帝國範圍內，法蘭西仍不忘記萊茵河邊界。所以李奧旦提醒他的國人，謂法蘭西是一個一萬萬居民的國家。法國殖民

地征服的最後幾次，仍是比較新近的事情。本世紀初，在極大多數的法人，征服還是一篇敘事詩，光榮和冒險之一頁，而不是實際的事業。它開闢了軍事發端的新園地，與能力及意志良好的訓練學校。帝國的開發對於普通的法人，看來並不是十分必要，因為他的必需品可以另外得到滿足。直到一九一四年，大多數法人仍是以大陸爲重，想到他們的本國，繁榮在歐洲最好的土地上，十分滿足，有時爲了保護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國民的生活方式，被迫獻出了熱血。

正如普法戰爭刺激了帝國的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法人明瞭帝國的重要。出現在前線的各種軍隊，便取自這個人力巨大來源的帝國。從那時以來，帝國的戰略價值與效力的真實性便發生了。在敘利亞和摩洛哥鎮壓叛亂部族的幾次戰事，在海外從事軍役的許多兵士，及在北非西非許多事情的成功，增進了各階層的人與殖民地地的接觸，並增進了殖民地事務的普通常識。帝國的傳統被大批的文官，甚至被有力的殖民地軍隊所支持着。

所以在一九三九年，法蘭西漸漸變成一個很團結的帝國。雷諾(Reynaud)政府曾決定遷移到阿爾及利亞的真正事實(雖然這決定被它的後繼者所取消)，是十分明白的。這種決定與同樣情形的英政府不同。法蘭西帝國是一個殖民地帝國，而不是一個法蘭西血統的民族聯邦。把法國制度的命運，交與當地人民遠超過法人的領土，就會違反統傳的政策。

這審慎的措施所引起的意見紛歧(鼓動許多政治家的卑劣的動機暫置不論)，說明了法人

思想衝突的兩種傾向：一是先天的，另一是後天的。後天的趨向更廣大的法蘭西概念。先天的以爲法蘭西不能脫離大陸，像安太厄斯 (Antaeus) (希臘神話中利比亞的巨人，因爲他的母親是大地，與人角力時，著地就不能爲人所勝，後來被 Hercules 提空殺死——譯者註) 似的，法人將失去他們的力量和激勵，如果他們的腳不能踏着他們祖宗的土地的話。

帝國意識發生於最近的二十年，但是並沒有使李奧旦的話，完全實現。四千萬法人，在他們的國家崩潰以前，仍是舒服地生活着，在廣闊的肥沃的國家裏，可以自由活動。這就是說，這土地仍可各方發展。法人從不被迫越海謀生。他們從不像安多尼奧 (Antonio)，沙士比亞氏所著「威尼斯商人」中的商人——譯者註) 似的，等待着他們的船回來償清債務。他們可以耕種他們肥沃的土地，使它生產東西。

法蘭西在地理上是一個自然的經濟單位。真的，地理上的統一和變化的配合，恐怕是法蘭西本國最顯著的徵象。地理上的統一在上次大戰稍後，被一個德國教授純真地承認過。他說：「任何法國的孩子，能靠記憶畫一幅很真確的他自己國家的地圖。」事實上，只有北部邊界（在法國全部邊界三千五百哩中不到四百哩）也許使孩子遲疑於圖畫紙上。那是唯一沒有被大海，山脈或河流清楚限定的邊界。至於法蘭西地理上的變化更是顯然。這是歐洲的特殊現象。這對於法國是一種好處。法人，尤其是大多數的法國農民，是很明白這個的。

這變化表現爲各種形態：生產、氣候、風景、人民及風俗與習慣的變化。

當在利維拉(Riviera)最隱蔽的地方，溫度達到華氏五十八度的時候，在培宗松(Besançon)東，在法蘭西最大陸的部份，它有時降至華氏四十度。當最後的沐浴者開始在聖特洛普茲(St. Tropez)海邊發抖的時候，冬天的運動家在美吉夫(Mégève)打開了滑冰的季節。

法蘭德斯(Flanders)和亞多亞(Artois)的農民，能夠生產甜菜根，同時橘子採集在尼斯(Nice)，煙葉曬乾在朗格杜克(Languedoc)。幾百萬普耳(量名，容八加侖——譯者註)的小麥在法蘭西中央平原收穫後不久，古英納(Guyenne)的果園就可得幾千萬噸的桃子和梅子。當諾曼第最後的蘋果和梨子被採集並被搾成蘋果酒時，一車一車的葡萄染紅了並鍍金了先是波爾特萊(Bordelais)太陽光照着的路，再後是安如(Anjou)的小路及勃良第(Burgundy)的山路。布萊吞(Breton)的漁夫向紐芬蘭航行他們的船隊，捕捉鱈魚，同時西部歐洲最肥的畜羣，被從高山驅下到平原。當薩伏伊(Savoie)的牧人破曉趕着他們的羊羣，到拔海一萬呎的新牧場去食草的時候，樵夫在索洛涅(Sologne)憂鬱的森林裏，開始了他們艱苦的工作。

習慣，服裝及式樣的變化，也是被注意的。當第一個著白帷布的侍者，用他的雙叉桿舉起他小小的鄉鄙的咖啡室的百葉窗時，一個農民在三百哩遠的菲尼斯台爾(Finistère)一個小禮拜堂裏，正跪下祈禱着，他圓而黑的帽子碰着腹部，一個象牙十字架懸掛於他短小的天鵝絨的短衣上，他膨脹的棕色的短褲鋪在他椅子的草墊上。同時巴黎一個入夜的鬧酒者，搖動着他的頂帽和白領帶，歡呼着一個疾走的自動車，又干馬格(Camargue)的一個牧童，當心地擦着他烙

印的新山羊皮的馬靴和星狀的馬刺，準備下午就到亞勒斯 (Arlès) 的競技場去。

這些和其他法蘭西的想像，法國每個學童是知道的。但是這統一和變化的雙重觀念，不足以說明法國土地的主要特徵。而這特徵就是法國各種因素間的平衡。兩千年前，凱撒把法蘭西比做一個人，沒有一個器官沒有，沒有一個器官是多餘的。平原與高山，大陸與海洋區，牧畜與農業地帶，水道與乾地間的平衡，是如此的顯著，一看地圖便可知。法蘭西沒有不毛之地。她的水道體系在現在歐洲是最完備，最有秩序，並適合於需要的。

河流是法蘭西生命與發展的一大部份。在法國國內，它們對於旅客是一個嚮導者。它們指示給他，何處找到山脈，何處找到有工業，奢侈及藝術的平原，何處找到像開向海的大門的海港。由於這種無比的水道體系，沒有地方是混亂的，無管理的，並且被許多的運河所改進，法蘭西很少地方是荒涼的。各處是活潑、溫柔、有秩序、有制度的強盛的氣象。

無疑的，這就是為什麼最重要的法國文化區域發生於河流附近的理由。她最繁榮的城市建築在它們上面。她最精緻的禮拜堂豎起在它們的岸邊。她最優美的堡壘的尖塔，反映在它們的水裏。她的大的經濟區域，也都與它們有關係。

這些大的法國水道，從索姆河 (Somme) 到加隆河 (Garonne) 與隆河 (Rhône)，遠在天然疆界任何政策夢想到以前，就已描繪出法蘭西最初的地圖了。也許這不是偶合，在亨利第四 (Henri IV) 完成統一的一百年前，第一個法國政治思想家，路易十一 (Louis XI)，在他羅亞

爾河 (Loire) 邊莊園的堡壘裏，就預見了法國「將來的國界」。也是從羅亞爾河邊，一種很卓越的法國文化開始傳佈了。那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自從它廢棄了煩瑣規則並進入近代倫理學以來，藝術方面稍欠豐富，但是思想方面較為優異。

法蘭西有兩千哩以上的海岸，及大約同樣長度的陸地邊境。她橫於大陸與海洋間，緊接着前者，而展開於後者。她無比的水道，連絡着大陸與海洋。這似乎象徵着，法國在大陸與海洋兩極端間的協調，或是許多法人在大陸與帝國兩政策間的進退為難。

同樣性質的平衡，在法國人口分佈於領土上一點，也看得出來。一是因為適宜的地理，一是因為水道的體系，法蘭西人口較之其他大的歐洲國家，更平均地分佈於陸地上。它的密度，除勒·克勒佐 (Le Creusot)，里昂 (Lyons) 及聖愛底納 (St. Etienne) 外，在包括法國大部工業中心的北部，自然較密。此外，十九世紀商業的擴展，增加了法國沿海的人口。但是近百年世界演進特徵的人口集中的過程，在法蘭西比別處更遲緩，更有限度。在一九三九年，法國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人口居住於鄉村或不到四千居民的鎮市裏。因人口高度集中而來的供應問題，在法國並沒有發生。法國局部的遷移，尤其是全國的遷移，永無必要。

所以法人，雖有他們的殖民地與交通的進步，大抵傾向於安定的生活。旅行對於他們是種娛樂，一種奢侈，倒不是一種需要。工作、應酬或休息，就是他們的生活。

巴黎變成一個愈有力的磁石。但是，雖然法國一百五十年來行政的統一和文化的集中，造

成各省省會政治上的重要，除巴黎外，許多城市仍多少是有力的重心。在學校的設立方面，或古蹟的觀瞻方面，或工作和事業的機會方面，或休養和娛樂的便利方面，沒有一個法國省份是缺乏的。

法國是一個幸福的國家，地大物博，滿足生命的基本因素，物質的與精神的，存在於法蘭西的幾乎每一地方。

這種法國土地的豐富，滿足人的需要，用不着冒遷移的犧牲或尋求新居的危險，造成了德人一句奇異的話：在法國是多麼的幸福呵——這句話有着不幸的結果。

真的，在一九三九年，雖有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危機，國家的巨大的天然富源，使個人生活在法國比在大部的歐洲更幸福。這種富源，在國際上是重大的害處，可是在「國內生活」上確是有價值的。

但是這種德人認為法人不該享受的「幸福的生活」，不僅是豐饒土地的產物。這不是容易獲得的。大自然的豐富與和調是地理上的事實，但是它的開發，是不斷地受內外威脅的法人的成就。這是法人努力和辛勞的成績。

當法國的抵抗在德國屠殺之下崩潰，及德國機械化部隊蹂躪這肥沃的和繁榮的土地時，一種一直影響着歐洲進步的文化，受到了毀滅的威脅，並不是第一次。

這文化實在是從對德實力與文化的鬭爭裏建立的。它的發生，它的結晶，它的在歐洲和世

界的放光，是與法蘭西民族對德國的遊牧與種族遷徙的抵抗不可分的。它許多世紀來維護西方文化，是因爲法蘭西也能保衛她自己的國土的緣故。法國應該用武力保衛她的國家，保護她的文化。

爲要明瞭一九四〇年法國失敗的真正情形，爲要知道它的因果關係，先應追訴法蘭西悠久的歷史，它兩千年的侵入，戰爭，王朝和社會的變化，政治和宗教的爭執，冒險的事業和堅忍的努力。佈置下這種歷史的背景，二十世紀法國的危機，才能被評價得真確。

二 法蘭西的命運

一九四一年七月，在阿爾薩斯的摩爾烏斯 (Mulhouse)，德國第三帝國的行政長，塞姆博士 (Dr. Summer)，說了下面的話：「上天把日耳曼民族放在歐洲的最中心，付託我們建立歐洲秩序的使命。我們將從那些居住於我們『生存空間』的民族，奪取我們的地方。我們必須供養並養活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子孫：即二萬萬的德人。我們將從這些地方驅出所有的異族。」

對於許多讀者，那幾句話的目的，像是一個夢想者的幻想。然而那幾句話在一千六百年前，就已見於行動了。塞姆博士說出了德人基本的天性，換句話說，即是擴張領土的野心。他的話實際不盡所言。德人侵略的野心是無法控制的，是無限制的。德國擴張的任何進展，只能刺激她更進一步。

希特勒擴張的計劃是這樣：第一步連合國內外所有的德人，由此控制那些不在國內的領土；第二，根據歷史的，甚至史前的先例，覓取他們需要的「生存空間」；第三，隨着增長的「需要」，繼續擴張。這就是虛偽科學的種族理論的目的。這種理論，像德人每種研究一樣，僅當做一種侵略的武器的。

希特勒是第五世紀部族遷徙的真正的後繼者，「侵略的德國」的具體代表，剝奪他很熱烈

的字彙及吹牛的哲學，他的政策不過是古代日耳曼遷徙在近代的抄襲罷了。如果德國的擴張與膨脹最初的進行，曾被限制、阻止、懲治，甚至使成過去的話，這許多阻止德國侵略的爆發，不使破壞西方文化的力量，人類是感激的。法蘭西就是這些力量中最前的一個。

過去許多世紀，法人曾看到，一方面是有法律、風俗、習慣及信仰的國家，他方面是想擴張並吞嚥由秩序及堅忍所累積的財富的遷徙者，所處的野蠻而混亂的社會。實在的，日耳曼因素，次於克勒特和拉丁因素，曾與法蘭西民族的造成有關係。挫折並磨鍊，它是一個有價值的促成者。然而日耳曼像那些化學品似的，少量有好處，而多量是致命的。有十六個世紀，法蘭西的歷史與她的自衛鬪爭分不開。有十六個世紀，法蘭西文化隨着那鬪爭成功的程度，發展與繁昌。有十六個世紀，自衛明示給法國政治家，一種即經過王朝與社會變化猶持久並不改變的政策。這政策有無數的代表人物：如腓力·奧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聖·路易 (St. Louis)，腓力普·勒·貝爾 (Philippe le Bel)，路易十一 (Louis XI)，亨利第四 (Henri IV)，呂希留 (Richelieu)，路佛伊 (Louvois)，葛爾諾 (Carnot)，基佐 (Guizot)，康盤兄弟 (The Cambrons) 等。

這政策是交互自衛與預防的。自紀元後八四三年到呂希留時代，它的目的是收回被查理曼帝國分裂所失去的土地。有八百年，法蘭西為保護謹慎地重建的王國，而與外敵作戰。而她幾乎永久崩潰，在十六世紀當哈布斯保家的查利第五 (Charles V) 併吞她四周每一塊土地時——